

美琴的烦恼

阮鉴祥（上海，国企干部）

美琴是我初中的校友，比我低一届。她的丈夫尤平是她同班同学，也是我的近邻和发小。美琴自嫁给尤平，就住在尤平母亲家一间石库门底楼十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几十年过去了，尤平的母亲去世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去了新西兰。前两年，尤平突患癌症去世了，剩下美琴一人住在这间房子里。

在此期间，美琴独自承担了这间租赁公房的一切费用，没有任何人质疑美琴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美琴也从未想到会有谁会对她的房屋主人地位提出挑战。

去年下半年，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美琴所住的小区被列入旧改范围，拆迁补

偿的政策被公布于墙上，按美琴家所处的地段和房屋面积及各项补贴，美琴约可获得各类补偿近500万元。这对美琴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好事，然而烦恼也跟着来了。

以往很少见面甚至连电话也不打一个、微信从不发一条的亲友们瞬间都冒了出来。由于该房的承租户主是尤平的母亲亦即美琴的婆婆，其去世后未作更改，于是“沾亲带故”的尤平姐姐、二弟媳、三弟夫妇以及姐姐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等，都对这笔补偿款提出了诉求。其中有的从未在此房居住过，有的仅仅挂了个户口，其中最令美琴不解的是尤平姐姐去外地时结婚的丈夫与其前妻所生的儿子，

和尤平家素无血缘关系，当年为了能调来上海，万般央求还当场写下书面保证仅在该房挂一户口并不入住，事实上来上海后找到工作分到过房子，此时也提出要分“一杯羹”。

美琴提出了一个分配方案，即自己和儿子只拿40%，其余的由这些亲友瓜分，但是亲友们不依，主张平分或多分，协商会开了几次，相互间电话打了多通，微信发了无数，但始终达不成完全一致的协议，于是补偿款被冻结。目前，已有两户向法院起诉要求“权利”，何日开庭尚待通知，而美琴则被房改组通知限期搬出旧屋即将无家可归。这个烦恼怎解？实在令人唏嘘。



我有幸得到两次机遇

陈慈林（浙江杭州，国企干部）

我最大爱好是读书、码字，虽专职工作也码字，但大多是等因奉此的公文，少有发挥空间，没想到竟等来一次“自谋”岗位机会。企业调整布局，三个单位合一，人员呈现“三个萝卜一个坑”。我时值中年，各方面看竞争上岗优势明显，却乘机提出到没有编制、级别和职称的闲职岗位。领导正为僧多粥少头疼，看我主动“让岗”，马上谈话确认，并真诚地与我“约法”：“赞赏主动让岗，基本待遇不降。”

从此我有了更多时间读书、码自己喜欢的文字。几年里我广泛搜集新闻线索，采写了上百篇、40多万字的人物纪实，其中有经历长征全程的老红军郭德琳，名闻遐迩的铁道游击队第四任政委赵明伟（若华）等。我

还搜集茅以升建造钱塘江大桥史料、浙江铁路发展和中共在浙江铁路开展斗争的各种史料，撰写了近百篇30多万字的文章，分别刊登在各种报刊上，部分文章还收录在两本文史资料书籍中，并经关工委推荐，成为一些单位青年职工读物。

其实我刚参加工作时也曾“自谋”过一次岗位。当年我参加“夺煤大会战”准备下井挖煤，却阴错阳差分配到矿山铁路修火车。报到后大家都确定了工种、岗位，我却迟迟没被落实。我要求设备排长钱师傅尽快落实工种。钱师傅看过我的招工表：未满17周岁、身高1.6米、体重45千克、初小文化。他微皱眉头，问我自己想干什么？

当锻工我挥不动大锤，当车工刨工要踮

起脚尖才能操作，突然我瞥到正在机车顶部气割工件、火花烟花般四溅的一位老师傅，就信手一指说：“我想干这个。”钱师傅眉头一下子舒展了，赶紧向那位师傅叫道：“老张，你快下来，我给你送来个徒弟。”然后笑着对我说：“我怎么没想到？你个子小，干电焊工正合适。”

后来我对钱师傅那句“你个子小，干电焊工正合适”的话，有了深切的感受。我们维修的机车都是专为矿山铁路设计的袖珍版，有一款“星火”型机车，轮子比解放牌汽车还小，机车各部空间狭小，身材稍大的师傅们根本钻不进去，个子矮小的我自然大显身手了。

人生中最幸福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谋生方式高度契合，我有幸得到了两次机遇。

